

清史稿

赵尔巽等

●卷九十 志六十五

◎礼九（军礼）

亲征凯旋命将出征奏凯受降献俘受俘大阅（会阅暨京师训练附）

秋猕日食救护

三曰军礼。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周官制六军，司九伐，权属司马。而大军旅、大田役，其礼则宗伯掌之。是因治兵、振旅、茺舍、大阅之教，而寓蒐、苗、猕、狩之仪，以为社、禘、祫、烝之祭。如是，则讲武为有名，而杀兽为有礼。有清武功燁赫，凡师征、受成、讲肄、行围诸礼节，厥制綦备。爰[A12L]古谊，分录事要，著之於篇。古者日食救护，太仆赞鼓，亦属夏官，今亦类附云。

亲征天命三年，太祖颁训练兵法书，躬统步骑征明，谒堂子，书七恨告天，是亲征所由始。

崇德初元，太宗伐朝鲜，前期誓天、告庙，颁行军律令，分兵为左右翼。至日，驾出抚近门，陈鹵簿，吹螺奏乐。祇谒堂子，三跪九拜。外建八纛，致祭如初

。礼毕启行。

康熙三十五年，讨噶尔丹，躬率六师出中道。前三日，祭告郊、庙、太岁，届期遣祭道路、炮、火诸神。帝御征衣佩刀，乘骑出宫，内大臣等翊卫。午门鸣钟鼓，军士鸣角螺，祭堂子、熏神如仪。导迎乐作，奏祐平章。驾出都门，诣陈兵所，声炮二。旗军继发，王公百官跽送。军士整伍，以次扈蹕。每舍周视地势，御营建正中，各营环向，缭以幔城，南设旌门。远斥堠，严刁斗。置巡警二十一所，内大臣等率亲军宿卫。外设网城，东、西、南三门。巡警八所，护军统领率羽林军徼循。禁语譁，稽出入。又外布幕为重营，设四门，重各置十人严守。其从征各官，列幕重营外。大军分翼牧马，禁越次。驾驻行营，诸军皆止。从官奏事如常。夜漏初下，严更鼓，断行人，内外禁旅番巡。五漏交，御营鸣钟，前营角声起。初严，外营蓐食治装；再严，前军拔营；三严，左右军、后军发輜重，从征官俟旌门外。辨色，举炮警蹕。六师所过，守土官迎本境，大吏则出境以迎，外藩王公暨所部绅耆跪接

，悉同时巡仪。军行，随时遣祭风、雨、山、川诸神，军中俟望。圣祖躬巡，整军伍，御旌门，简阅将士，至西巴台，使者奉敕谕噶尔丹。敌望见大军，弃甲走，帝率前军长驱拖诺，分遣将军进蹶，乃还。

噶尔丹未悛，是岁秋，驾巡北边，声出塞试鹰，减从。十月，抵白塔，驻南关，蒙古王以下贡献骆驿。帝赐战胜兵士食，引近御坐遍赉之。次日，益彻御膳犒军。逾月，至呼坦和硕，渡河，降者踵至。噶尔丹就抚，乃班师。明年，帝三驾北征，启行如初礼，至横城止。令守土大臣临河迎蹕。时哈密俘噶尔丹子送军所，额鲁特部多纳款者，噶尔丹仰药死，驾自黄河汎舟还。

凯旋崇德二年，太宗征服朝鲜。班师日，其君臣出城十里外送驾，三跪九拜如礼。归则遣大臣二人送之。启蹕，即军前祭纛。守土官道迎，俟驾过，随军次承命，遥坐赐酒。将至盛京二十里，会郑亲王等赉奉贺表，遂先除道，张黄幄，俟驾至，伏迎道左。帝入幄坐，王等跪进表，大学士受之。宣读毕，王等三跪九拜，乃大宴，宴罢启行。至盛京，礼谒堂子，还宫。

---

康熙三十五年，圣祖征噶尔丹，破之，还蹕拖诺，捷入，焚香谢天。入行营，大学士等进贺表，王公百官毕贺。留牧蒙古王等迎驾行礼，喀尔喀札萨克等集营东门请瞻觐，皆稽首呼万岁。赐茶及宴，赉银物有差。沿途迎献罗拜者，繙至辐凑。至清河，皇子、王公暨群臣跪迎郊外五里，八旗军校、近畿士民亦焚香悬采，扶携俯伏。命前驱毋警蹕，环集至数百万人，欢声雷动。帝谒堂子如仪。

明年，朔漠平，班师亦如之。还宫后，遣祭郊、社、宗庙，遍群神，谒陵寝，御殿受贺。直省官咸进表文，颁诏如制。帝自勒铭鐫石，并建碑太学云。

命将出征崇德初元，太宗命睿王多尔袞等出师征明，躬自临送，祭堂子、纛神，如亲征仪。遂至演武场，谕诫将士。顺治元年，命英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，征流寇，赐敕印。其仪，午门外具卤簿，陛上张黄幄，设御座。陈敕印檐东案，王公百官会集。帝升座，大将军率出征官诣拜位跪，内院大臣奉宣满、蒙、汉三体敕书，授大将军敕印，毕，启行。

---

十三年，定出师前一日，午门前例颁衣马弓刀，并传集出征各官，面授方略。赐筵宴。行日，咸戎服俟午门外，颁敕印如初礼。

康熙十三年，命将分出湖广、四川。礼毕，驾出长安右门送行。出征王率各官行至陈兵所，礼部设祖帐，光禄寺备茶酒，内大臣等奉引谢恩。首途，如故。或帝不亲送，则令亲王、内大臣往。噶尔丹之役，先自归化驿召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，至日赏宴，圣祖御太和门，大臣隅坐，其出征运粮大臣分坐金水桥北左右。作乐陈百戏，命大将军进御前，亲赐卮酒。跪受叩饮讫，都统、副都统继进，则令侍卫授酒。参领以下十人一排，跪饮阶上而已。复命大臣等遍视众军饮宴毕，赐与宴者御用蟒币，馀赐币，兵赐布。同谢恩出，大学士始以敕印授大将军。

雍正七年，定命将前一日告庙。行日告奉先殿，并遣官。若先出师疆场，即军前命为大将军者，则命正、副使赍敕印往。大将军率属俟教场，厅事设黄案，陈敕印。大将军跪，宣敕文正使授敕，宣印文副使授印，大

---

将军以次祇受，转授左右从官，行三跪九叩礼。礼成，奉入大营。

乾隆十四年，定命将仪三：一曰授敕印，经略大将军出师，皇帝临轩颁给。二曰祓社，凡出师前期，告奉先殿，礼堂子，祭纛。三曰祖道，经略启行，皇帝亲饯赐酒，命大臣送郊外，具祖帐暨宴，仪并详前。徂征仪二：一曰整旅，经略前队列御赐军械，次令箭，次敕印，次标旗，大队军旅殿。令箭、标旗数皆十二。二曰守土官相见，经略过境，将军、督、抚蟒服出郭迎候，文自司道、武自总兵以下，踞道右及厅事。经略正坐，将军、督、抚侧坐，文司道、武提督以下，行庭参礼。启行候送如前仪。若颁敕印不御殿，即除卤簿、乐悬，百官无职事者不会集。

三十四年，命大学士傅恒经略云南军务，高宗不升殿，不礼堂子，不祭纛，不亲送。内阁学士奉敕印至太和殿，经略等先俟陞阶，大学士二人立殿外。届时经略升陞，印官从内阁学士入奉敕印出，经略跪受。礼毕，奉敕印官前，经略后，及阶下，置敕印采亭内，

---

前张黄盖，列御仗，从征侍卫前引，馀俱后随，至经略第止。敕印陈厅案上。届日肃队行。

奏凯天聪初元，朝鲜奏捷，班师。车驾出城，顿武靖营野次。设行幄御营一里外，率诸贝勒逾行幄数武，立马以待凯旋。既至，遂依次排列，立熏、拜天，入觐，帝出位迎之。诸贝勒行跪拜礼，赐筵宴。崇德元年，征明凯旋，太宗率群臣出城十里迎劳，王、贝勒等依次成列，建熏鸣螺，帝率同拜天，三跪九叩。毕，升座。王、贝勒进献捷表，大学士接受，奉御前读讫，跪叩如仪。颁旨行抱见礼。於是王、贝勒进御前一跪三叩，赐坐、设宴同。

顺治二年，南京平，豫王班师还。世祖赴南苑迎劳，树十馀大熏，如初礼。十三年，定制出征王大臣凯旋，遣王公一人偕大臣郊劳。

康熙元年，定凯旋次日，帝御殿。礼成。免将军等行礼，筵宴免桌席，止宰牲。

二十一年，大将军贝子章泰等自云南奏凯，驾至卢沟桥迎劳驻蹕，有司治具，翼日驾莅至，齐众拜天

，以为故事。乾隆十四年，定奏凯功成，祭告天地、庙社、陵寝，释奠先师，勒碑太学，命儒臣辑平定方略垂奕 奕。经略大将军师旋，将入城，遣廷臣郊劳，帝临轩，经略率有功诸臣谢恩，缴印敕，仪同受敕。宴礼既毕，兵部覈叙勋绩，颁爵赏有差。

厥后定边将军兆惠等、定西将军阿桂等奏凯，高宗均驻蹕黄新庄行宫，筑台郊劳，百官咸会。设黄幄正中，南乡，两翼青幕各八，东西乡。台在幄南，其上建左右纛，中设帝拜褥。东西下马红柱各一。帝御龙袞诣台，鸣螺，奏铙歌乐。将军暨从征大臣、将士皆擐甲胄，跪红柱外俟驾。帝就拜位立，将军暨群臣班分东西，鸿胪官赞“跪”，则皆跪。赞“叩，兴”。帝拜天，三跪九叩，将军等如之。毕，帝御幄升座，王公百官立东班幕下。礼成，帝出幄乘骑，凯歌作，奏鬯皇威章，驾还行宫。余依康熙间故事。

咸丰五年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平高唐乱。还朝日，文宗御养心殿，行抱见礼，慰劳备至。先是出师颁参赞大臣关防，赐讷库尼素光刀，至是同时献纳。

---

受降崇德二年春，朝鲜王服罪请降。乃筑坛汉江东岸，设黄幄，驾出营，乐作。济江登坛，鹵簿具。朝鲜王率陪臣步行来朝，遣官出迎一里外。引入，帝率同拜天，升座。国王等伏地请罪，赞“行三跪九拜礼”。赐坐，位列亲王上，诸子列贝勒子。锡筵宴，还其俘，并赐王以下貂服。

六年，蒙古贝勒等投诚，朝见已，命较射，选力士角牴，赐宴俾尽欢，殊典也。所贡方物悉卻之。

乾隆十四年，议制凡军前受降，飞章入告。报可。乃大书露布示中外，筑坛大营左，南乡。坛南百步外树表，建大旗，书“奉诏纳降”字。降者立其下，经略大将军戎服出，鼓吹声炮，参赞大臣等骑从。将至坛，降者北面匍伏，经略登坛正坐。参赞僉坐，诸将旁立，馀皆肃班行。降者膝行诣坛下，俯首乞命，经略宣上德意，量加赏赉。营门鼓吹殷然，降者泥首谢，兴，退。

。

献俘受俘清初太祖、太宗以武功征服边陲，俘虏甚众，其时献受犹无定制也。雍正二年，讨平青海，俘

---

至京，始定讞吉先献庙、社。俘白组系颈，行及太庙街门外北乡立，承祭官朝服至，俘伏，仪同时飧。至社稷街亦如之。承祭官入坛致祭，仪同春、秋祈报。监俘者以俘出。翼日，帝御午门楼受俘，正中设御座，檐下张黄盖，鹵簿陈阙门南北，仗马次之。辇辂陈金水桥南，驯象次之。王公百官咸集，解俘将校立金鼓外，俘后随。班位既序，帝御龙袞，乘輿出宫，至太和门，大乐铙吹，金鼓振作。登楼升座，赞“进俘”，丹陛大乐作，奏庆平章。鸿胪寺官引将校入，北面立，赞“行礼”，俘入匍伏。兵部官跪奏，平定某地所获俘囚，谨献阙下，请旨。制曰：“所献俘交刑部”。刑部长官跪领旨讫，械系出。丹陛大乐作，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。若恩赦不诛，则宣旨释缚，俘叩首，将校引出。是日赐将校宴兵部，次日赐冠履银币有差。凡平定疆宇，受俘仪并同。

乾隆时，版图日廓。二十年，剿平准噶尔，获达瓦齐暨青海罗卜藏丹津，先后槛入。一岁中两行斯典。越五年，底定回疆，讨平赞拉促浸，皆递举盛仪。先后

六岁，凯歌四奏，时论称极盛云。

大阅天聪七年，太宗率贝勒等督厉众军，练习行阵，是为大阅之始。

顺治十三年，定三岁一举，著为令。寻幸南苑，命内大臣等擐甲胄，阅骑射，并演围猎示群臣。

康熙十二年，阅兵南苑，圣祖擐甲，登晾鹰台，御黄幄，内大臣、都统等各束部曲，王、贝勒等各率旗属，并自西而东。既成列，枪鸣号发，自东结阵驰以西，按翼分植。阅毕，命树侯台上，亲发五矢，皆中的，复骑而射，一发即中。释甲赐宴，乃还。厥后行阅，或卢沟桥，或玉泉山，或多伦诺尔，地无一定，时亦不以三年限也。

三十四年，复幸南苑行阅，分八旗为三队，帝率皇子擐甲，内大臣等扈从，后建龙熏三，上三旗侍卫随行。遍阅骁骑、护军、前锋、火器诸营。立马军前，角螺鸣，伐鼓，行阵舁鹿角进。甲士麾红旗，枪炮齐发。鸣金止，再伐鼓，发枪炮如初。如是者九。初进率五丈，再进亦如之。至十进，枪炮环发无间。开鹿角成八

门，首队出，二队、三队从。既成列，门阖，角鸣，呼譟进。两翼队皆雁缀进，鸣金收军。立本阵，结队徐旋，首队殿。罢阅，还行宫，申敕明赏罚。未阅前，赐军士食，既阅，赐酒。

雍正七年，世宗幸南苑，阅车骑营兵，谕曰：“此第训练一端耳，遇敌决胜，在相机度势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岂区区阵伍间遂足以制敌耶？”是日操演，各依方位、旗色为阵式。后北征，屡以车战胜。

乾隆二年，大阅，幸南苑，御帐殿。军队既齐，步军整列进。以十丈为率，餘仪同。令甲，大阅日，行宫外陈鹵簿，驾出，作铙歌大乐，奏壮军容章。及还，作清乐，奏鬯皇威章。凡操时鸣炮三，驾出及还同。即日赐各旗饌筵、羊豕、薪炭。迄嘉庆间，皆如故事行。

会阅为康熙三十年创典，时喀尔喀新附，圣祖思训以法度，特命会阅上都七溪，乃集其部众，并四十九旗藩王、台吉，豫屯百里外。驾出都，上三旗兵从，下五旗兵自独石来会。布营设哨，三旗护军为一营，居中。八旗前锋为二营，五旗护军为十营，火器营兵为四

---

营，环御营而屯。前锋为四哨，护军为二十四哨，各设庐帐，绕营而居。蒙古、喀尔喀诸屯徙近五十里，禁入哨。釐赏九等，序坐七列。网城设宸幄，正中御床，左右行帐各二，仪仗、乐悬具。依次置宴。蒙古王等居左，喀尔喀居右，顺序习舞，众技毕陈。乃命喀尔喀汗、济农、诺颜等进御前，赐卮酒，余令侍卫分送。礼成。翼日各营就列，陈巨炮，帝擐甲，阅毕宣敕，去其汗号，以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名爵分锡之。台吉分四等，比四十九旗，依等赐赉，恩礼有加，余如仪。

京营训练，岁以春、秋季月合操四次，春贯甲，秋常服，营阵规制如大阅。仲春、孟秋则按旗登城习鸣螺。兵部遣官稽阅，岁为常制。护军骁骑营一岁三校骑射，前锋护军营三岁一较骑射，内大臣、本旗都统等临视之。至直省讲武，则以督、抚、提、镇为阍帅，岁季秋霜降日，校阅演武场。先期立军幕，届日黎明，将士擐甲列阵，中建大纛，阍帅率将士行礼。军门鼓吹，节钺前导，遍阅行阵，还登将台。升帐，中军上行阵图式，请令合操。遂麾旗，声炮三、鸣角、击鼓。军中

闻鼓声前进，鸣金则止。行阵发枪如京营制。阅毕，试材官将士骑射，申明赏罚，犒劳军士。

漕河训练同八旗。水师操防，出洋信候，各省不同。岁春、秋季月或夏季，遇潮平风正，则乘战舰列阵，张颿驭风，鸣角声炮，具如军律。绿营水师同。

秋猕清自太祖奋迹东陲，率臣下讲武校猎习兵，太宗踵行之。世祖统一区夏，数幸南苑，令禁旅行围，始立大狩猎从例。

康熙初元，定车驾行围驻所置护军统领、营总各一人，率将校先往度地势，武备院设行营，建帐殿。繚以黄髹木城，立旌门，覆以黄幕。其外为网城，宿卫屯置，不越其所。十年，罢木城，改黄幔。康熙二十年，幸塞外，猎南山。寻出山海关，次乌拉，皆御弓矢校猎。越二年六月，幸古北口外行围，木兰蒐猎始此。

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，属翁牛特。先是藩王进献为蒐猎所，周千三百馀里，林木葱郁，水草茂，群兽聚以孳畜焉。至是举行秋猕典，间有冬令再出者

。三十三年，设虎枪营，分隶上三旗，置总统、总领。大狩行田，遇有猛兽，列枪以从。并命各省驻防兵岁番猎以为常。六十一年，复幸塞外行围，赏蒙古王公等衣物，定为恒制。

雍正八年，令八旗人习步围，旗各行围二三次。

乾隆初元，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，凡启行、校猎、驻蹕、守卫诸事皆属之。六年，御史丛洞奏请暂停行围。谕曰：“古者蒐苗猕狩，因田猎讲武事。皇祖行围，既裨戎伍，复举政纲。至按历蒙藩，曲加恩意，尤为怀远宏略。且时方用兵，数有徵发，行围偶辍，旋即兴举。况今承平日久，人习宴安，弓马渐不如旧，岂可不加振厉？是秋木兰行围，所过州县，宽免额赋十之三，永为例。”围场凡六十馀所，每岁大猕，或十八九围，或二十围，逾年一易。设围所在，必豫戒期，首某所，迳某所，讫某所收围，并编定其处。届日官兵赴场布列，祇俟御蹕临围。自放围处作重围，令虎枪营士卒及诸部射生手专射自围内逸出诸兽。

高宗每行猎，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、青海诸部

---

分班从围，绥辑备至。泊平西域，远藩如左右哈萨克，东西布鲁特，安集延，布哈尔，朝谒踵集，唯恐后时。土尔扈特亦皆挈部众越数万里来庭。帝尝御布固图昌阿抚慰之，旋赐名曰“伊绵”，国语会极归极也。

二十年，更定网城植连帐百七十五，设旄门三，分树军纛曰金龙。去网城连帐外十许丈为外城，植连帐二百五十四，设旄门四，分树军纛曰飞虎。去外连帐六十丈，周围警蹕，立帐房四十，各建旗帜，八旗护军专司之。其规制详密如此。

凡秋猕，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材官赴京肄习。年例，蒙藩选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，谓之“围墙”，以供合围役。

届期，帝戎服乘骑出宫，扈引如巡幸仪。既驻行营，禁兵士践禾稼、扰吏民，诃止夜行，违者论如律。统围大臣莅场所，按旗整队，中建黄纛为中军，两翼斜行建红、白二纛为表，两翼末国语曰乌图哩，各建蓝纛为表，皆受中军节度。管围大臣以王公大臣领之，蒙古王、公、台吉为副。两乌图哩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